東谿集

乾

東谿集卷之十一目錄

牘

論

東谿集

南北氣論 甲午

楚論 甲辰

賈誼論 癸丑

霍光論

東谿集卷之十一目錄

東谿集卷之十一

牘

豐壤趙龜命錫汝甫著

答時晦兄書

林君袖致惠書謹審比間政履佳迪仰慰叔兄主無撓入城爲賀尤大弟曠省作羈心緒可想塲屋僅僅完了未知得失竟如何也林君他不藉弟力弟反藉他力可笑念後便當南下相望尤眇然臨紙黯黯連遭殺獄歸之身數可呵聞西路人目兄主爲活虎虎去處人多死勢也自家胸裏去殺機人不死耳五兄之宰貴邑自比鳳凰鳳虎便一對尤呵

荐拜書辱慰瀉良多雖承美疢爲苦而涵泳書籍優閑自適倭皇之福何以加此王文之衿持歐文之激昻可謂善評而衿持中自有堅緻激昻中自有温厚此尤不可不知也坡體執事何嘗夢見耶得之者弟傳之者弟譽之孔門則執事爲樂正子田子方之流也歐陽公之文大勝尹師魯而每言倡古之功輒歸師魯今執事則必欲匿諱之不暇豈讀其文而不得其温厚之旨故耶此書亦坡翁一體可莊彝學之也不宣

答宋時偕書

重拜惠牘辭意勤渠有以見好學不倦樂善無厭之盛意自愧空疎鹵莽無所窺覘於道德之實而猥爲足下誤知眷遂以此事强相勉勵眞若推有餘而及人者然僕前書自述甚詳恐不深察而復有辱問也所云窮格之說尤非閑漫未用心者所可折衷要之程朱定論常以知行雙立若爲窮格而廢事則是未窮孝悌之理之前將不事親不事兄而可乎足下明膚固已審於取舍夫眩於取舍者師友之責不眩而不進者責將無所寄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正使僕有千句

之力亦不能助足下一毛之舉也況無其力哉千萬
有少苦不究
稽顙言亂中相從尚覺有切偲之助勝覇獄中講書
正不爲迂耳老大來見儕友間舊所期望者類皆低
垂尋討便宜地向上一着無復夢想及之者相對語
言輒患少味所以碌碌傾嚮反在少年有志槩之士
況如左右氣淸而才茂志專而器宏尤衰俗未易有
者乎惟冀益自勉勵以究遠大之業爲不相負矣疏
辱仰審學履佳勝哀慰哀慰尊府丈獲拜溯企之餘
殊爲欣幸第以不日旋旆爲私悵耳忙草不次

與趙綸書

卽問雨中仕履萬勝華藁留之久矣益有得於前所未得蓋淸新警發有唐之境而不鶩乎聲氣之末叅宋之情而不墮乎故實之陋雖以僕之矇於斯道亦諷誦而不知其倦也草草數語第爲佛頂之不潔一覽裂去望也若批評則有顧翁在僕何間焉不宣

華藁已卒業矣譬如妙音律人偶先彈琴人見其妙也以爲習之致旣又理瑟又撫箏而無不妙也而後始知其天才而非習之所致矣古詩固奇而文亦高潔有韻折向勸以捐數年之力以從事則必將成就

者決非誑語惟在勉之而已僕固何能知趙盛叔於
詩有高眼適來披覽不能釋手謂此世那有如此奇
才也屬自送靮回便促不宣
閒闊昨於朝紙覩名字亦一慰爾承風月已追聖音
本自蕭然布衣歸卧江湖啖芝之術亦未爲失而爲當
世惜人才者累顧不小也病甚以來益踈筆硯然子
將隱矣俟意到當有以送之與得甫所云云僕評何
足軒輕聖言乎行者之處居者禮也乞惠一古體俾
獲挂名華藁豈不榮耶不宣
得新元第一安報仰抃殊至三絕跌宕中不失高韻

誠爲合作得甫之怪得此愈有生色不怪怪物而贊歎之見贊歎怪物之詩而又贊歎之均之爲怪耳意外 除命固宜踢蹶而病狀如此此尚稽肅 恩爲惶悚耳不宣

續拜華翰又擎兩律之賜病裏爲之神聳天地之間一理滿盈有感斯有應不可以夢眞殊觀孰知聖言之非夢而錫汝之非眞耶又孰知元白杭州南李淸樓非眞而夢耶此宜問造化翁否則一笑而止爾適對客胡草不宣

與黃大卿書

昨日之不遇人也今日之不遇天也一見叔度而去鄙吝亦有數乎盛文當敬玩有以仰復但繕寫精工不忍抛糞佛頭奈何某秖能奔忙爾詎有作乎計誤聞也

祀事利成感慕何似自以疾病侵尋懷益無聊前故告之矣欲速得高文弁集首早自托於不朽昔張安道晚年杜門非斷以文字名者猶使子瞻序其集況宜叔有評文長牘德哉有小跋獨大卿無一語相及者僕之請恐不至僭也

答汝範書

國哀暑勝溥慟意外承領惠牘以審返稅後粗安仰慰如復對晤也僕自送從者牢落無悰書室草左準僊樓會華谷黷黷有不能忘者自覺坐臥俱無味咫尺景韓堂履屐鮮到況僊樓乎僅一二登耳數昨來幸獲晉州姜晉一先生見枉此乃僕所稱戰國處士之餘氣凝蓄蟠鬱累千年留一脉始鍾斯人者也其奇崛之氣深詭之識奔邁之辯誠爲天下奇觀惓惓於世道國計思欲一試其才者又與吾汝範略同周行域内以求知己若使汝範見之則目擊而道合言發而絕倒矣其相得無厭當不止如華谷恨不得旬

日晷遲以失此好會也
前書作謝付之想有浮沉也節交秋冬病懷益悄然得書良慰某胸腹宿痾三朔淹苦生趣都盡枕席中時念汝範老而愈健閉戶課兩兒暇則步屧從德重輩談易賦詩齒雖脫賢妻具軟飯旨蓄相對勸飽人生如此足矣勳業如馬伏波猶當見羨況病蟄窮儒苦甚於窟室曳踵者望之宜天淵矣顧含靈龜而朶頤爲可少爾然才語雲藍小軸京洛間文章賢豪之游豈嘗乏也而每與老範相從於天嶺西原者夢想故依依吾當謀一麾延致此老伴讀松桂林以快意

而盡懽而後已也病間擁被而坐草此付謝讀之當
撚髯一笑不宣

論

釣而不綱論 癸巳

天地之生物也非私厚於人而私薄於物也均以一氣賦與而受其正者爲人受其偏者爲物則人與物咸其自取也而天之初不有私厚薄於其間亦明矣然則物之於人直不一類耳受形於天地而稟氣於陰陽初無彼此之間也故有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同胞也黨與也豈其懸殊哉然先王制法於天下必

使陸宰牛羊鷄猪之肥水烹魴鯉龜鼈之腴以供祭祀洗腆之資讌享飲食之具凡諸養人之需唯是之責夫率同胞以食黨與豈復人之理也哉曰吾生乎覆載之中者惟人最靈裁成天地之務輔相天地之宜使陰陽無失其度而萬物各遂其生者人實能之故人爲萬物主然人情不食則飢食必有肉以滋養故不得已而取諸物其心以爲非我則彼不能遂其生也生其萬而食其一彼必不能有辭而我之取之無害也今夫里有胥縣有令郡有守州有牧方有伯連有帥而國有天子諸侯又有公卿大夫士以佐之

莫不取於民以爲用故田有賦市有征役有庸兵有
調而民不敢怨者良以禮樂以導我刑政以治我使
吾父子兄弟相保者惟司牧是賴而不有以養彼彼
無以臨我也夫租稅不爲厲吾民而宰烹豈爲厲萬
物哉然聖人豈樂爲之哉不得已也故或慮夫口腹
之慾溢而無暴殄之戒漁獵之制密而傷生物之道
於是爲之法曰不圍澤不掩羣又曰王用三驅失前
禽若湯之三面之網亦猶是也其待物也可謂厚矣
然則夫子之釣而不綱亦此意也乎曰否是非聖人
之事也記之者誤也或謂綱是絕流而漁者故聖人

爲其盡物而不取也是不然夫盡物者若圍澤掩羣之事是也若綱則來者離違者免而適當其時而來者又萬分之一耳烏可與圍澤掩羣類之哉且網罟實伏羲取諸離而刱之此乃漁獵之具最得乎正者也夫釣吾未知孰作俑是竊謂器之不仁者莫釣若也禮曰殺一獸斷一樹不以其時非孝一樹一獸之微而所係若是其大者豈不以向所謂受形於天地而稟氣於陰陽初無彼此之間故也故君子之不以不仁待物也猶不以不仁待人也今夫釣者必香其餌而投之水斬魚之脉而吞焉夫斬魚之脉而吞者

是誘魚以詐也誘魚以詐者是欺魚也不仁孰甚於
欺吾聞君子信及豚魚未聞君子欺魚以食之也夫
如是則其不推而之欺人也幾希矣均是漁也綱正
而不譎爲其取之之道正也釣譎而不正爲其取之
之道譎也聖人雖不得已而取諸物以爲用豈肯舍
其正而從其譎以重其不仁乎哉若謂取魚之道綱
多而釣少聖人不忍其多取而樂其少取之也則殊
不知李將軍殺降羌不滿千而爲終身之恨霍驃姚
擊匈奴獲醜七萬餘級而人不以爲虐也此正與不
正之辨而多少不與焉且必嫌其多也何不放其小

而弱者而取其大而長者略如釣之數而止不然小其綱而設於一曲而舍夫絕流之制乎則免欺魚之弊而無多取之患矣豈聖人之不知出此遽如釋氏惡濁棄水之爲而反取譎而不正之釣也哉且夫弋不射宿者何也以其方宿而不忍焉夫以其方宿而不忍者不欺鳥也於鳥則不欺於魚則欺何聖人之厚於鳥而薄於魚也吾故曰是非聖人之事也記之者誤也爲其雖不得已而取諸物以爲用必不忍舍其正而從其譎以重其不仁也

丙吉論

漢史曰丙吉出逢羣闘者死傷横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云云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趙子曰吉非仁人也非識宰相體者也矯情干譽之甚者也何則惻隱之心仁之端而人之所固有也不待勉强而觸境而發彼死者之冤與不冤雖不可知而使吾赤子霣命於梃刃之下僵尸於道塗之中揆之人情自當盡然而驚問其事狀吉也獨無此心焉爾乎雖以大臣之體言之匹夫不得其所若已推而納諸溝壑者非伊尹之心乎人之

不得其所無若無辜而死之甚則使尹當吉之時獨謂非其所職而恝然而已乎凡作相得如伊尹則亦可以止矣而吉也獨知伊尹不能知之大體豈吉之賢賢於伊尹之賢者乎且吉謂民鬪相殺小事宰相非所當於道路問方春牛喘此時氣失節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此尤可笑三公之調和陰陽者豈但垂紳正笏尸坐無爲而致之乎夫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民之休慼而天之災祥類至君相之教化不能致比屋可封之治而至令強梗之徒白晝劒刺人於大道之中而少無忌畏此獨不足以召天之災乎吉

不此之懼而徒曰調和陰陽是吾職耳不知吉之所以調和陰陽者將有何道而吉之天獨不以民之休慽而災祥之歟昔有愚人人戲以鼎與之曰此自炊之鼎也俄有上客至愚人請具食以待退而取米投鼎中置之高架之上客飢甚而食終不炊客乃大怒而去吉之爕理寅亮之法得無如自炊之鼎乎竊意吉雖不學無識亦多譎人也粗聞相道在於理陰陽順四時而見時之爲宰相者專急於文書期會之末不復知有大臣體貌故吉非不知人死之重於牛喘而強爲是大言以要驚動世俗釣得美譽而彼掾史

輩固皆井鼃之見耳皆驚擧措之出於常格相顧嘖歎以爲眞識大體也吉亦多譎人哉雖然自三代之後相之不爲相久矣如陳平丙吉雖不知燮理陰陽之道所以如何而能知有此務其言若固擔當者然其賢於蕭曹輩遠矣吾故曰漢無宰相惟陳平丙吉爲禽中之鸑鷟

南北氣論 甲午

天下有道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無道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故邵子天津聞鵑而知天下之將亂蓋聞北水也陽之始也南火也陰之始也陽而勝陰

水而勝火此天下之常理而天地之運不能常旺有
闕則有闔故其衰也陽不勝陰而水不勝火譬諸人
少則氣實老則氣虛實者陽勝虛者陰勝也一日之
間暮夜則凉一歲之間秋冬則寒陰陽之相勝於一
元者亦不過爲一日一歲之推爾其在人也中國爲
陽外夷爲陰故三代以上外夷不能犯中國而 大
明以前南亦不能以勝北夷狄之犯中國盖自周季
或至於逐殺天王而其君長散處谿谷不成爲國漢
之時冒頓幷呑始强大而猶不能抗衡中國止於侵
掠州縣而已此如人年少氣强而或不能無風寒之

感傷前後五代之際則或中國偏於一隅而夷狄據
於中國或名爲中國而實則夷狄然此如四五十歲
人陰陽相半盛衰交互雖多疾病惟不至於老也故
旋有唐宗宋祖掃清天下各建數百年基業如人疾
愈而康健彼晋宋之南渡而不復振無怪也夫外夷
雖爲陰而凡其爲亂於中國者必自北狄則是不全
爲陰也而爲陰中之陽中國若又退處於南則中國
不全爲陽而又爲陽中之陰此其所以終於不勝也
胡元之統一天下此天地之變也天地之氣於是而
遂衰故　大明雖能驅除於百年之後而起自吳淮

以南而勝北夫華夷之爲陰陽無定位南北之爲陰陽有定位夷之勝華猶人之有病南之勝北猶人之已老而衰也故　明之滅元也猶人之得膏肓之疾幾死復生而年既已老矣氣血益衰如夜則無寐晝反好睡而始乖於陰陽之定位者也　高皇帝聖明冠百王而金陵定鼎乃蹈晉宋之失討是已衰而又速其衰也故一傳而有　建文之難幸賴　文皇帝之卓見移建燕都而十數世治安遂階於此矣嗚呼年既已老而氣血益衰則朝雖未病而暮則必病雖雖康復而今將添苦故未幾何而天下又腥膻矣雖

然竊觀秦漢以來數千年夷狄之變極矣而以南而勝北者惟我　大明而已　明又不過爲陽中之陰況至於明季南又不能勝北則今之天地雖甚病矣而不至於全老也愚以爲自今設有以華勝夷者必復出於南方而千萬歲之後華夷迭代以至於南蠻有天下而天地之壞始可議矣然善養生者頤神蓄精節食服藥雖不能長生久視而亦可以無病而不衰矣繼此而爲天下者如能世修德政保民而王則雖不能以挽駐天地之大運猶不可以永措國家於泰山盤石之固而與天地俱終也歟

楚論 甲辰

人之彊暴而可奪其心者理勢以喩之也夫旣彊暴矣天下之事惟于欲之是極孰恤夫所謂理勢者惟其理勢之所安而利隨焉理勢之所不安而害加焉利害切于彼身則不得不爲吾理勢之奪也神鬼之冥可以理動禽獸之毒可以勢制況於人乎昔者楚懷王爲秦所詐閉於武關之內遂死不返其子頃襄王據萬乘之威甘心西面事秦而不肯一日枕戈以思報殺父之讐其庸愞不足責也獨怪夫當懷王之未死其君臣上下所以搏心幷謀求出之於虎口者

當亦切矣而卒不能東其轅豈但秦之暴難奪哉抑其理勢之喻不明也嗚呼此一辯士任耳盍亦詣秦庭再拜而賀仰而弔秦王必愕然問其故對曰夫秦楚匹敵之國也不雖楚則秦不爲雄秦之所忌莫過於楚今大王不折一矢不血一刃束其王而納之掌握之中譬之與人鬪吾旣捽頭腦而伏之矣其四體雖動將如我何哉然則又何弔也對曰大王所爲拘楚王者將以市於其國也使楚王而無恙也而彼不更立新君以待之則彼固朝暮急其君如救焚拯溺矣不然而立新君則新君固太子也亦將朝暮急其

父如救焚拯溺矣雖盡其國之地以爲秦之郡縣竭其國之財以充秦之府庫苟有以成其願彼不敢辭矣事乃有不可期者楚王年老憤毒深不幸卒然以死則楚固無賴于秦而其沫血飲泣切齒裂背凡以逞君父之讐者靡不至矣夫刼人執千金之子利在生不在殺苟殺之則吾亦隨手俱碎矣何利之敢市且楚雖無與立必有與斃異時諸侯拱手而參於秦者以其信秦而無所激也秦嘗告天下曰爾能事吾吾不爾侵爾之社稷鞏而君臣安樂矣今乃以好會諸侯而無故執而殺之是示天下以不信而激天下

之怒夫六國并力足以呑秦而有餘特患不能并耳今挾一死王而集六生王之怒左提右挈門于函谷鳴鐘鼓而責楚王之處臣恐秦國君臣食之旰也彼卽曰寡人旣已執之矣爲將奈何對曰臣聞明君聖王因敗爲功轉禍爲福王不如延楚王而謝曰寡人之留大王乃慕大王之高義願受一日之敎令有流言過疑寡人以干玉帛之禮是寡人罪也改館禮于庭而歸之此先君繆公之所以大造于晋彼喜於徼死將德大王之不暇世世相戒爲南服不侵不叛之臣設有異圖彼乃孽鳥也聞虛弦而下矣諸侯畏大

王之威而歸大王之仁相率而朝於章臺願大王熟計之彼秦王雖暴固欲避害而趨利吾見言不下帶而御王而返矣從約之勢常苦散渙而不可合者天下諸侯未深覩事秦之害也懷王之欺實合諸侯之大機夫人平居求安佚骨肉相視如路人同舟遇風波胡粤可使爲一心蘇秦惟劫安佚以風波之危彊路人以一心之功此其勢易疑而難成宜乎洹水之盟朝以受而張儀之說夕以入令使天下諸侯決然知事秦之適足以見欺而幽辱也將人自爲戰不肯坐而受縛是故田文借楚爲名與韓魏伐秦而秦人

震恐割地以僅免項氏立孫心冒懷王之號而海內響應摧秦於累世之後如拉朽然盖秦之罪無辭於天下而天下之不直秦甚也史言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嚮令項襄勵句踐燕昭之志移欃諸侯申從親之好以如悲親戚之國人西向爲天下先驅可以瓜裂秦而獻其君於廟矣嗚呼旣不能設計而脫其生又不能奮勇而報其死怬怬泄泄終以國奉讐可哀也夫

賈誼論 癸丑

爲天下之計者必立天下之規模其筭於中者審而

施措於外者一定天下之至言嘉謨有所遺而不省
天下之奇才良輔有所棄而不用凡以立吾之規模
而有不得顧惜者也譬如營家室築基址雖有名木
珍卉少違其位置其勢必去之而後可也賈生之不
用於漢文也後世淺見之士爭以惜賈生而咎漢文
此不權當時之勢而妄爲臆逆而已矣周之衰文弊
極於天下支離瑣細天地之氣澆漓而不復振陵夷
及於暴秦驅天下於刀鉅鼎鑊之中斬伐芟除索然
無生意高祖有見于是入關之初約法三章與天下
更始爲敦厖寬大之治享年未久日不暇給惠帝高

后之際王室多故其於天下之計蓋有不能及者矣文帝躬神聖之姿承草創之業思有以上繼高祖之志下垂子孫之法斟酌天下之勢立爲規模玄默含弘斲雕爲樸陰運天下反之於忠質之初不惟以建大漢萬世不拔之基蓋將嘘周秦已竭之氣挽天地既衰之運補弊架漏以代天工類非拘儒俗學所可窺測彼賈生者志大而昧於時勢才博而泥於故常文帝則意在無爲而賈生必欲奮其更張文帝則意在息民而賈生必欲係單于而笞中行說區區舉禮樂刑政之粗迹欲敗其大朴之化其言愈切其策愈

善而愈遠於文帝之規模夫如是則安得不斥而棄之於藩服之外而一任其齟齬於新政哉史氏不知文帝姑試之意遂謂欲任以公卿而絳灌害之天子亦疎而不用嗚呼絳灌豈害人之徒文帝豈聽讒之主哉雖然賈生亦天下之奇才也其計之可用而不大違於規模者帝固略施之矣惓惓之念常欲耗其鋒鋩改其軌轍同歸於敦大之規模以助成我理也故既斥而復召半夜前席親試其俯仰而囂然而自是者猶夫前日矣則問鬼事而不問人事以示不急之微意觀其既罷之言盖欲以身爲準抑之使就其

範圍者甚明而生顧不肯也不然以文帝之大度豈其與一臣爭長較短自損其威重又安有自謂不及而棄之而不收者乎賈生惟不肯屈其所學以求合而知帝之終於不用也於是悲憤自傷以至於死此出於無奈耳而或者責其不能默默以待其變不已疏乎嗚呼鼂錯之智囊而奇其材而不聽其策李廣之才氣無雙而歎其不遇高皇而已而當世之尊寵任事者皆絳灌東陽侯椎魯無能之長者帝之規模其審且定矣雖有百賈生誠難措足於其間也哉

霍光論

以人臣而侵南面之權處世俗而行非常之事其身安而無患天下恬然而不疑者惟聖人爲然其信於天下者有素而服於人心者深也聖人不可得而常有而天下之事變有不幸而出於此將何以御之哉亦惟純樸無心絕計校機變之私者斯處之而無患無心也其事非矣而天下猶信其不求利而爲此有心也其事雖善則天下紛然羣起有以沽名而疑之者有以圖後利而疑之者彼亦爭奮其計校機變以乘我一人之計校機變有窮而天下之計校機變無窮以有窮而御無窮身且不保而國從之昔者霍光

之於漢非有聖賢之才而信服天下之素也一朝拔之於衆人之列受遺詔輔幼主而天下不議其冒濫殺燕王蓋主而天下不嫌其逞憾廢昌邑立宣帝而天下不疑其僭逆前後握政二十年特不負黼扆而已而中國寧謐四方無狗吠之警雖伊尹周公何以加此觀其廢昌邑王時光憂懣以問故吏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其言冲朴眞慤雖廢立大事而若不以一毫私意計校於其間已即欲之而人不欲將不爲也已與人俱欲之而

古無是例亦不爲也泥泥乎如桔槔之浮水而俯仰不在己者此其所以致天下之不疑而上以安國家下以安其身歟世以計校機變爲衛身之秘方而不知其覆敗喪亡之禍常起於計校機變而無計校機變者乃所以衛身蓋計校者物之爭也機變者神之忌也漢武之威暴其視羣臣如草菅然斬伐芟夷無復愛惜嚴助朱買臣主父偃之徒俱以智巧才辯被寵任而不得免若汲黯者愚戇不識忌諱發口而觸犯帝蓋自敵以下所不堪而優容假借終不以加誅者信其無計校機變之私也夫一國者一身之推也

其身之能衛而不能衛其國者未之有也帝於霍光謂之可屬社稷而其稱黯也亦曰古有社稷臣至如黯近之矣嗚呼使黯而在者帝之托天下黯必與焉帝亦明於知人哉

東谿集卷之十一

東谿集卷之十二目錄

策

華科制策甲午

策經一 道學辛丑

策經二 事功

策經三 公論

策經四 士習

策經五 官方

策緯一 心術甲辰

策緯二 法制

同學諸生拈農巖集述懷詩韻共賦余亦作戲語次之

雪後得月 甲午

次東山相公韻却呈 代作東山尹相趾完號 戊戌

別朱楧還北

洪仲經 濟猷 挽五首 辛丑

除夕諸兄會飲歷次東坡簡齋劍南牧齋守歲韻余亦以古體效嚬三首

次敬大 載 春元朝志感詩韻

海印寺走筆次孤雲韻 甲辰

東谿集卷之十二目錄

東谿集卷之十二

豐壤趙龜命錫汝甫著

策

革科制策甲午

天下之弊人人而知之人人而言之夫旣知而言之則宜亦人人而革之矣顧皆袖手睥睨而莫爲之所者何也一朝革之而患無以繼其後也今有大弊歷千百年莫之改愈久而愈痼而其實一政令之間可以去其瘝善其繼而功效百倍者何憚而不爲哉愚聞唐虞三代之治天下也內有太學外有庠塾明之以君臣父子之倫教之以詩書禮樂之文導之以修

已治人之方此非苟而已也誠以所急乎上者此才而所求于下者此道也故天下之人自八歲至于四十其所以俛首而孜孜者不越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條目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夫然後縣擇而獻于州州擇而獻于學司馬擇于學而詔之王惟如是也故其舉是學而措之政也的然有可施之實如雲蒸而致雨雨至而水漲必然而無不然也今也所急者忠君利國之材而所求者以詞華之末所欲者經濟訏謨之士而所取者以聲律之文使彼果能如長卿之賦馬遷之文

李杜之詩章盧駱之駢侶直是驚天地而泣鬼神顧何益於爲國哉傳曰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今也所令者何所好者何其亦無異於設鳥之網而求兎之羅投魚之餌而幸龍之吞也驅天下於鉛槧場屋之間而中朝太息慨人才之渺然者何其不思之甚矣或曰事固有用虛名而收實效者自有科擧以來天下莫不紛然奔走於是誠能愽取之以文詞精用之以才能則是亦足爲搜羅一世之具矣夫欲以無益之名而取天下之實何不於長短姸醜乎求之何不於覆名拈鬮乎卜之長短姸醜覆名拈鬮之無干

於實不必甚於聲律之文詞華之末也主司者應文而試之擧子者應文而製之擧子者以尺紙而求售主司者以尺紙而定等主司者莫知所以爲取者擧子者莫知所以見取者擧子者曰天也主司者曰天也求之以虛應之以虛茫茫昧昧同歸於僥倖之域至如明經之科徒以誦讀爲取舍尤甚可笑此豈復有聖世取士之意也哉今醫方雜技之類莫不有學有科而其敎之必以其術取之亦以其能未聞敎之以筭而取之以譯取之以譯而責之以醫也而獨於取士也反之何也故愚以爲宜復三代賓興之制兼

修薦舉之法此法我國固已行之而特不爲重耳今
州郡每邑以式年例選一人送於方伯方伯送於銓
曹而銓曹遂廢閣不用又有吏材薦人才薦經明行
修薦名目甚夥使公卿下至三品官各得舉之而旣
舉之後銓曹不加甄錄間雖甄錄國家不過以常調
蔭官待之以是其舉主亦視爲文具臨時以親舊姻
婭苟充其數不復考較名實今若一罷科舉之謬規
因所有鄉貢之法而重整之就所有學校之制而加
審之擇教授之任而訓導誘掖以時簡掄以次陞用
於薦舉也所舉者得罪則坐舉主以降一等之律則

導率有方而人皆有以成其材名實不悖而國始有以得其用矣或謂末世人心不淑薦剡之際必循私意反不如科試之猶公殊不知換封貿題之弊豈亦薦舉之所使耶弊之生不生於法而生於人夫學校旣興風教旣明世將回今而反古俗將變漓而爲淳私意之行非所憂也且人雖急於私明知所舉之不賢而罪亦隨之則夫豈有不愛爵祿不畏刑禍以爲人而不顧身者哉斯秦之所以用之而橫行於天下宋之人物彬彬焉爲盛者也而況不爲秦宋者乎

策經一道 學 辛丑

天下之事有名美而實非始若無害而終貽大弊者惟其循其名而美也不見其有害而按其實則非也弊至於不能勝昔者堯之明足以知人舜之賢足以見知於上四岳之擧足以信而不疑也然而歷試數十年始乃授政必也五典克從而後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而後賓于四門誠以聲譽之不可以蔽人而名器之不可妄而許也今世之儒賢如彼其盛也其道德才具亦豈無卓然可信者而上之所以待之則乃有不當者矣堯之不能信於舜也而輕信之三十年歷試而不已也而一朝不試而授之以卿相之位使

其不幸而有奸回不測之徒厠於其間外挾虛名內蓄其欲俟大任之至而闖然而起以竊其柄也則其不亂朝廷而危社稷者鮮矣使其幸而皆賢耶彼無尺寸之功以效於上而崇資厚祿無故而至前則適所以啓賢者之恥而阻其進也今夫上自廊廟下至臺閣講筵之任編之以儒者之名以號於天下曰我用儒賢云爾其名豈不甚美而其實無有一人出而爲之用嗚呼千里之馬馬之良者也或者以其名而羈之被之以文繡啖之以棗脯終年立之於華屋之下而不一試也則寧不如駘騁駑駕收負載之實功

也況其名稱千里而實未必千里者乎我國之事頗多虛僞而此其尤甚者且夫上既以是爲足以待賢不復以誠致之下之新學之士見人之一以道學爲名節交推擢以至於華顯而不復考其實也則將靡然相率而趨於僞執天下之利柄以邀於世矣雖其超羣拔萃之才不必以是爲憂而豈可以超羣拔萃皆期於天下之士哉是以上下交相欺而其弊不知其所極然則如之何而可也誠以致之禮以待之以試其才隨其才之大小任之以職毋徒取用儒賢之虛名而務要獲用儒賢之實功也

策經二　事功

天下之事業無窮唐虞有唐虞之事業三代有三代之事業漢唐有漢唐之事業漢唐之不能翹而爲三代猶三代之不能引而爲唐虞也今責後世之君相曰何不猝然而爲古昔聖王之治則誠有所不能矣强其心志勉其才力孜孜而不已則一世之才自足辦一世之事誠使無其才而虛其官則可也今也盈溢於朝廷塡塞於廊廟者無非是官矣而國家之事茫然如航于大海而不得其篙工豈不大哀乎今之居朝廷廊廟者必曰官不可以不備也故上之人强

而任我而已非吾才之可任是官也嗚呼盍亦反而思之夫爲是言者必皆有其家有其家則亦皆有以理其家矣天下之善理家者莫尚於孔子今之理其家者豈皆孔子而非孔子則廢之而不理歟事親奉長之節豈皆當於則矣冠昏喪祭之儀豈皆合於禮矣而然而各自隨其心之所知任其力之所及以成其爲家焉至於爲國則不然以推托爲智以回避爲巧泯泯焉越視乎秦瘠民生盡劉而不知恤國勢將顚而不知憂豈以家之事無所諉而國之政有所諉家之患切于身而國之禍不切于身也嗚呼獨不念

人人而相誘卒誰能擔之而國旣破而家未有獨全者乎故愚以爲凡自公卿大夫至於百執事宜各相奮發視爲己事聚精會神以自喜於功名則所謂雖不中不遠者而上之人亦惟任之專而責之必毋使有牽制苟且之心矣

策經三　公論

天下之是非可齊乎不可齊也天下之是非可定乎不可定也以爲可齊乎則是者異乎非非者異乎是以爲可定乎則是者自是而非者亦自是莊周之齊物論也非謂物論之可齊也蓋將齊其私是非而付

之公是非去其妄是非而歸之眞是非此則似矣而猶未知夫所謂公者無形而眞者無象天下之言是非者孰肯曰我則私而非公妄而非眞而其聽之者又孰知公私眞僞之所在乎今之時去莊子之世又遠矣天下之是非愈無常古之是非明是者爲堯而非者爲跖今之是非混是未必堯而非未必跖古之是非粗譬如懸律度量衡於此而或信焉或不信焉不信者固不勝乎信之者之有據也今之是非精譬如執秬黍之大小而論律度量衡之正訛則其是非無自而辨矣古之是非父爲瞽鯀子爲舜禹而不相

礙令之是非父傳之子子傳之孫雖有特見獨立之士不敢越焉越之則世且以爲怪物古之是非待百年而定今之是非百年而愈不定矣嗚呼天下之是非其終不可定而已乎竊嘗思之天下之所同者理理各具於人心而人心之相歧至於此何也惟其心之不正而理之不盡故耳而今欲以一人之私見硬斷天下之是非宜其愈斷而愈未斷也使愚爲之計莫如且將既往是非放置於一邊君臣上下從新改圖並力一心惟矻矻政教之是修使斯世之人爲唐虞三代之人也則公理明而私意塞道德一而風俗

正百年未定之是非一朝而可定矣嗚呼外而戎虜有必發之憂內而國勢有必潰之形財竭於上民怨於下問於公卿則曰國其亡矣問於大夫士則曰國其亡矣然而方且泄泄沓沓半步安寢爭一場閑漫之是非吾將以吾之說彼將以彼之說相傾相奪如環之無端嗚呼此何心哉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庶曰式臧覆出爲惡憂心如惔不敢戲談今日朝廷之謂矣

策經四　士習

昔者三代之上其君則堯舜禹湯文武其臣則皐夔

稷契伊周發言而爲典謨動容而施教化雖以好問之聖至詢於芻蕘之賤然上豈有可間之政而下豈有可進之議哉當是時也士之居於庠序者方且薰沐其上之德服從其上之教俛首孜孜者不越乎孝親敬長之節修已治人之學而未有暇日餘力以及於他事也至後世之衰君相之政未能厭服乎人而士習亦稍澆漓矣於是乎誹謗之事興焉譏誑之言作焉如鄭之士游於鄉校而議子產之政是也然我既不能無失則何怪於人之言其善也行之其不善也改之則亦不可謂無所補矣東漢之將亡也天子

之柄歸於黃門掃除之隷而天下之正人直士蟠鬱
其氣而莫之泄於是李膺郭泰之徒瞋目攘臂於下
以抗一時之清議身磔裂而不顧豈不偉然可敬哉
而君子之論尚以犯分罪之嗚呼今之士習求其犯
分而止不可得也隨朝廷之傾奪而動必爲其機括
助執政之聲勢而事輒承其指麾紛紛逐逐鼓發狂
鬧環一區之辟雍爲蠻觸爭鬨之場矣此非大可寒
心者耶盖聞丘夷而淵實鐵劒利而倡優拙天下之
理虧乎此者必有以盈乎彼也使彼誠有竭力求進
汲汲不已之實功也則外務妄念奚自而乘其心哉

惟其無實功以爲依也是以噂噂在此而不知已此其咎在大司成之不得其人而表率之失其方矣夫大司成之職卽古之大司樂也謹按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夫於聲也尚禁其淫過凶慢况可使淫過凶慢之事作於心而形於言也哉

策經五　官方

古之責人也偏今之責人也備偏也故天下之人皆有一能以馳騁效用于職而不見其不足備也故官

不得其人人不得其官集天下之羣材終日擾擾於朝廷之上而人主恒有無人才之歎矣夫天下固有無窮之才取人才於天下猶取水於泉水未嘗竭於泉而人才未嘗窮於天下惟在用之之當與未當爾昔者唐虞之盛其民有比屋可封之美則其進之朝廷者必其道尤全而德尤備者而然且設官分職各殊所掌終身於此而不敢遷稷之掌稼穡而已夔之掌音樂而已契惟敷教皐惟明刑而伯夷惟秩宗誠以因其質而論之則聖智之才猶有所最能者也愚竊疑於今之用人之道名門巨閥之子弟一取科第

則旣用以文學又用以才諝旣任之錢穀又任之刑獄苟其年不逮而死耳未有出入玉堂銓部之人而資歷已足終不至於三公者夫名門巨閥之子弟豈皆三公之才也哉然而用之者視爲常事見用者若固自有未嘗以才不合而辭避嗚呼使彼果爲全才而無所不當耶是賢於稷契皐夔伯夷也不然而稍有長短耶則使馬守閭以杙爲楹而吾未知其當也

策編一　心術 甲辰

凡將必取才智而才智不常有人之有才智或如藏璞之玉埋土之劒未易以卒然測鑑識未明而欲臨

亂求之難故無已則寧用敦實精力之士敦則不躁
實則不浮精則不荒力則不惰不躁則慮事周不浮
則執志固不荒則見幾審不惰則趨功敏如此則不
敗不敗然後可以議勝矣雖無神謀秘策以制敵全
三軍之命而敵不能加已不亦可乎夫敦實精力之
士世不患無人乎居造次其迹易執保之於終而靡
不信矣今之論人者曰某也敦實某也精力則有之
矣至於才智未之聞也求才智之過乃眩大言大言
者必敗趙用趙括而敗漢用馬謖而敗晉用殷浩而
敗唐用房琯而敗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將固無用夫

大言也然則與其求諸難盡亦求諸易與其眩而用孰若信而用乎衛靑趙充國郭汾陽亦何嘗有才智

策繙二　法制

凡兵用衆用正用寡用奇奇者不得已而用奇者危用正而可勝則不必用奇夫紀律嚴賞罰信金鼓之外無餘聽旗麾之外無餘視劒戟之外無餘心百萬之多而貫聯之如錢系屈伸之如指節進如雷霆止如山岳則何敵不乘何乘不摧田單以火牛勝燕韓信以木罌勝魏以背水勝趙鄧艾以縋兵勝蜀皆以寡故奇而其事危嚮使河口有伏景谷有備則是罌

貯而送命魚貫而就戮矣趙不空壁馳利則韓信之頭固在成安君之麾下而燕軍因幾伴走用韓信赤幟之計則卽墨一城亦非齊有矣商賈爭利所持惟十金之財則輕以試之於僥倖之望何則失之無輕重也千金者不萬全不動孔明王者之師格魏延之危策後世淺智乃以爲短於用兵彼固萬全而動耳李廣用奇者也治軍不以紀律夫紀律可常而奇不可常廣數敗程不識以軍功侯君子不歸之天

策繇三　顯慮乙巳

國於天地有興有亡有安有危勢之固然而聖人之

所不諱也其亡也有兆其危也有萌誠使遏其萌而消其兆雖興而無亡安而無危萬世一姓可也雖然謂之萌與兆也則微而不形隱而難見深識獨揣之士無由據執證明以勝夫天下宴安姑息之論今則上自人主公卿大臣下至匹庶閭巷之賤昭然知危亡之勢迫於目前而循循然若固有之不思為之計譬如八九十之人自分其一死愚不曉其何說也死者猶有棺槨衣衾之預具以區處其形骸未有填於丘壑而不以為心如今之朝廷之蕩然矣諺曰胡無百年之運五胡之彊盛金元之混一而歷年皆不過

百中國禮樂之區宜其不容於腥膻之乂汚是以自
有北虜之變議者未嘗不以此爲憂而甲申以後已
過八十年矣聞之譯者彼國之以金珠財寶輸於盛
京者車馬相續於道盖竭天下之力以固其巢穴則
彼亦視中國如逆旅傳舍未嘗爲乂計也誠其一有
風塵之警勢不能以枝梧必將悉其衆而東扼山海
關據遼左北藉蒙古之兵南責朝鮮之餉以與天下
爭衡彼其平日遇我視内服凡所以懽欣要結之道
靡不用其至者非謂我國文治之盛爲可欽武力之
彊爲可畏也殆欲以是豢我而執券以誅於異時悲

夫我國之苟一日之無事以爲深仁厚澤而一任其翫我於股掌之間也鐵騎長驅壓境而止先之以詔勑繼之以恐喝殿之以一矢當是時也順之則財不足以充其求逆之則力不足以待其怒國狗之瘈必致噬人瘠牛之僨猶有死豚此其勢非危且亡無已也不爲之計而何以處於此夫我國之兵出而攻人則不足而入而自守則有餘昔者嘗試之矣隋唐動天下之民輓天下之粟修舸艦繕戈戟東向而相持閱歲不能成尺寸之功隋以亡唐宗親集矢於其目三韓之强遂名於天下今之三韓有走而已人習見

其走也以爲常然是亦不考其初而已矣山川風氣未有變於初而兵之彊弱異者抑勢之使也今夫三里之城數丈之池非能以捍天下之兵惟其碁峙纚錯於所經之道所以齟齬之者衆則遷延之間敵之銳氣可耗而吾之備於內者無倉卒之急矣干將鏌鎁天下之利劒也試之於朽株必無事矣然而日日試之而不休則鋒刃亦少鈍獘於是乎迎之以犀兕之堅則夫何剸割之爲功今我國州縣有城池者幾何壬辰丙子之事斷可見已倭兵踰嶺而申元帥始出達川虜騎及鞍峴而 御駕始幸南漢非彼之神

速如此我之城池所以齟齬於彼者少也夫以昇平不見兵革之民率以禦之於無城池之地何恃而不走前者走後者不能以獨立外旣散內亦不能以自堅此其一亂塗地而不能收無怪也盖聞淸之入我也以三萬騎而已向使邑自爲戰但各殺數十級亦足以耗其勢而頓其鋒然後以逸待勞八路覲王之師犄角而蹙之雖隻輪不返可也故爲今之計莫若使列邑皆建城池或曰方今州縣罄竭剝膚椎髓以供賦役之不暇豈有餘力以及此愚謂苟使列邑一二年之內詭以必成誠有所不能矣限以數十年徐

徐拮据而營之亦何費力之爲哉嗟夫城郭者人主之室屋也吾儕小人至貧無朝夕之資猶且營立閭廬而後得安其身豈其千乘之富而無室屋以庇身乎

賦

北方有佳人賦 癸巳

北方有佳人兮家黃鍾以輝赫質窈窕而柔綽兮巧笑倩而揚皙秉姱節而自閑兮戒行露之汚羅襪香閨節序之婉晚兮芳年倏其二八悼光陰之電掣兮惜鉛華之易凋歌認初志之朱愚兮心懷春其不樂

惡鏡背之孤鸞兮美江洲之雙鴨欲强顏而自媒兮
又恐夫姆師之我謫流黃機之倦上兮時獨語以忘
寢食幸南隣之有吉士兮工冶遊而愛色靈犀一點
之相通兮墨不言而暗識投我以明璫兮耳目煩兮
强斥家人疑其迹之綢繆兮紛交謫而羣抑諒已曲
而彼直兮陽唯唯而陰喝終褰裳於半夜兮羌涉溱
而相逐既自知女德之已虧兮仍暴棄而罔惜慍人
之譏誚兮汨冒耻而施聲色設鞭笞而罷刑兮夫誰
虎鬚之捋也人不敢奈何我兮日沉溺而不知節嗟
夫有始鮮終自古然兮奚汝之獨責

紅鸚鵡賦并序 庚子

維庚子九月壬午余夢有吟云何物最可傷籠裏孤禽因是日偶閱歐陽公集始見其所謂紅鸚鵡賦而深有感于序中聖俞招累見囚之言遂次歐韻而反其意蓋歐則助希深而補其未盡余又右聖俞而衍其遺意云爾

兩儀毓物兮載萬厥類賦氣播形兮各以性遂若器難通兮譬職有司莫知其然兮動吾天機牛可服田兮馬取疾足鷄唱報晨兮犬吠殊族鷹鸇善搏兮攫致海陬馳騾負重兮來自遠州既因質而效用亦天

命之攸宅縱有慊於神王詎猶爲於人德唉彼鸚之
陸離兮耿獨翔於南域粲兮鸞章矯然鳳質稟火之
精以朱爲色斯誠聖王之休祥厥亦曠世之靈異豈
綠衣之可肩兮視白哥而尤貴然是物也求養乎山
林不斷乎籠樊盖其才性之無當無異鳴鷺與鴟鳶
若使之效鷹搏禽匪力所得隨鷄唱曉亦性所嗇于
彼于此我則無一若取色鮮丹砂可珍若取言巧蝶
喋者人徒爲供戲強之以馴紛金絲與彩架兮愈籠
縈而心乖夫余趣之所慕兮乃棲高而啄卑望海翹
音聽隴齋悲既縶余之拘拘羌有翼而難飛嗟夫技

有長短用有順違苟有禆人我何避之惟其無禆徒害已今犀𤋮以角象焚以齒翠鳥以羽翬雉以尾何急於世至殘其生咎匪人虐禍或自營回翔遠人海鷗之靈風雲自衛神龍以寧胡爲身謀不如彼智人亦有之名浮譽僞材非需俗用過其體深源錮廢士銜囚繫處則足可爲天下之瑞出則實不堪形役之勞天之所子不中驅使强所不能適貽已累我則滄浪誰怨誰罪荷篠超然鳥獸與處許由高蹈揖堯而去鷦翔鵠舉奚爲羅弋優哉游哉逃千古之責

幽懷賦 辛丑

上帝皇以臨下秉乾籥而陶甄胡播命之不均棼參
互而奇偏孔道死而堯顙巍宇制而鵾肩顏壽促於
朝菌生瓢飲以稱賢跖膾人於東陵儼槁項以百年
爭皤童與赫辱汨騏糞又麟顚耿蓄疑於終古尋厥
故兮茲然粤六氣之有沴祟疾疢而害物寔助天而
爲虐巧獨侵夫豪喆脰大癭以癰瘁羣子輿以僂發
冉手臃而奚益朱杖放而終蹶孰歲晚而沉痾或秋
雨而卧渴歧貧蓐於七載軾淡麵於百日嗟死生之
亦大隣水投而已疾人億兆其愈多才馬體而毛一
胡不東而不西適丁彼而降孽汨余生此衰晩寥廞

志以蹈厲蹇跂掇而嘐往緬揖讓之上世鬱龍虎而蟠胸候風雲而軒勢蘭爲舟兮蕙槳將以備乎深濟而運舛與命蹇夙形羸而質脆自呱孩而逮壯循踵指而至髫歲靡日而弗呻身無體而匪瘠粤執徐之孟秋余始遘乎心痛病在胸則爲凶烱先醫之攸謂藥靡功於百方症殊號於九種兆暫見而神索氣已升而目瞢燒鐵杖以橫貫磨利劒以中弄呼神天而乞死撒軀殼而思狃親懿憂惟頞慼和扁環以手拱粉蕎麥以爲槳代饔粥而繼供涉時月而厘穌無冬夏而恒動縱既愈而餘悸雖方安其豫恐哀余罹此

支離泉驩虞而孤傷彼蜉蝣之楚楚尚肖翹而競陽
而草木之無知迺馮時而茁長胡獨爲此悒悒塊潛
蟄于枕牀驥擢眉而厖伏感難騁於康莊鵬戢翼而
海蟠閼莫摶於渺茫晨顧影而自悼夕撫躬余彷徨
景思邈之著論由惡疾而割累神既鍊而丹成寔鸞
驂而鳳駟暨畢蹉之證覺因足傷於路刺念裁攝而
身空獲撫頂而授記余心歆其若茲逝將從夫二氏
揆初志而永違叅聖軌而遐娓惕人生之難再羣鳥
獸予奚利寧反訴於司命炳詰端而詢致廓專精而
齋心駕神馬而高跂額閶闔而疾呌面靈霄而長噫

彼何愛而渥赭此何憎而骫骸旣賦貞而加纇胡悖經而從詭帝惻然而進兮回日瞳而雷聲曰女所稱數子阨于身而亭名若飄沒而隨塵縱彊旺以奚榮聯蒹葭之蒼蒼露爲霜而質勍金在冶而百鍊號鏌邪而器精龍冬蟄而春奮日宵匿而朝晶盖動忍斯大任亦憂戚以玉成孫脚臏而師齊范脅折而相嬴虞著書於窮愁左騁辭於目盲女博贖乎前志而玆理猶未明朕亶女以聰明復申之以脩姱佩瓊琚之陸離裂雲錦而製袴譬杞樟之栽培于女資乎棟宇世方治而顯庸並羣哲而馳騖旣能臯而能夔迺爲

山而爲虎廓腥膻於寰區返熈淳於隆古吾猶飭于
爾躬誕述堯而章武禔忠信爲干櫓築詩書而圍圃
馳素化而淑世猶木舌之循路耀空文而垂後風極
天使歌舞容女守其天植毋蕩漾以遷違程三十而
寢盛商義勝而乃肥固予勑夫軒轅劑靈藥之馥飶
聚混元之精眞浥沆瀣之霏微喝玉兎使千擣揭羲
輪以九晞燦玲瓏其色金匀磊落而形璣爰賜予而
服予病脫體而如幾霍雲消而霧除曾何足以復祈
跼拜謝而徑退導雲旂之蕤葳身爭快於輕鶻神競
奕於秋星溘埃風而四征歷西極又南冥朝余何于

扶桑夕迺涉乎廣庭御飛龍以凌厲橫碧落以飄零
信浮游之暢懷恐猖狂以泆蘯忽弭節而反次穆抱
靜而掩扃帝命允而不僭余將信夫丹青

學士樓次登樓賦韻 癸卯

邈逴鄉以南泊歲將暮以百憂臨學士之遺樓屬羣
巋而爲仇仰白巖之削嶂頫濡溪之斜洲殿叢篁之
翠森聳危構之丹流東際花原西放雲丘淅瀝風林
磊落霜疇物色凄而殊故國意忡悵以進留飄書劍
而踔奇償桑蓬以肇今寧慽慽而反顧撼懷緒之難
任奉潘輿以周園御姜被而聯襟處繙經而績文出

翔涯而集岑攢前脩而遐儀盖所遇而賓深由襲珠之輝夜聲洋溢而莫禁緬孤雲之涖玆颺大雅之徽音王蛻蘗而夐遠柳降羅而猿吟樓基幻於別區民慕均而罇心雄千載之獨標光萬丈其靡極諒跌宕之天餉詎邂逅而人力偉宿志之高騫景漑根之實食洞塵刧以寥號公霧逝其幽匿煒余瞳而四求頭流薇而黛色忽躡武以凌厲拉鳳鳥而余翼翩馳騁其上下三周山而一息靈蜷連以按驂覽至衷而潛惻夐僊凡而道殊難輸寫於忞臆竚旋處而頹臥抱空藻以輾側

三遊西溪賦甲辰

西溪之上四山圍合草樹蔥蒨兮若翠羽之蒙被西溪之中長川流注白石嶙峋兮若龍鱗之次比仲秋之月日朗風止奉板輿以薄游瞻慈顔而有喜禧鈫列侍談笑競媚騁淸眺於崇阿振儺珮於芳沚妓樂傳廣寒之妙譜官厨供方丈之僎味聊湛樂以永夕兮願以今秋爲八千歲之始

四寅刀賦辛亥

余方佩四寅刀偶閱谿谷集有三寅劒賦仍用其韻擬之

余昔鑄刀于四壬寅寅辟弗祥俗則云然加之壬者盖取諸納音之金焉壬水寅木亦具貞元寅爲猛虎舞爪厲齦壬乃太陰助其芒寒爰餙爰佩用寅月辰六窮陰數物莫競尊妖孽迎而虀粉魑魅揮爲草菅惟其奪天之機允矣希世之珍然而人有慧劒藏于一身割之以義磨之以仁刃指而百怪隕其魄光達而長夜破其昏其用也大可以塞宇宙其歛也小可以納彈丸豐城之埋不足稱其氣射斗躔旌陽之鍊不足誇其威鎭蜃姦斯爲勝邪攝魔也至矣又奚藉乎四寅之神盖君子之道内外勉旃佩之外者司於

身之官蓀之內者命於心之君耆然嚮然均試堅頑
則神物之氣類相配豈但在延津之洪瀾

詩

次山谷集演雅體韻與稚晦聯句 癸巳

烏賊噴墨能自褁 汝錫 鴈奴不眠勤相邏蝨眉定棲足
生活 稚晦 蝸角開國紛攻破北平宅裏猫相乳 汝錫 董生
帷下狐講課麒麟仁不生草踏 稚晦 驪龍睡貪深水卧
黃能駄僊三足疾 汝錫 猰貐噬人雙牙磨揭脣狒笑緣
何喜 稚晦 攢手螯拆有底賀扶桑國人身是蝦 汝錫 荆溪
女子名爲贏文犀有角還招災 稚晦 雄鷄斷尾解避禍

鹿性喜跳知禮節錫汝狼食均分同飽餓我死我死衕
何寃稚晦姑惡姑惡婦乃過鯉魚出氷應有感錫汝鶡雀
爲祥恐不可舐踏山熊以充飢稚晦曳尾泥龜未免流
夔樂成時鳳來儀錫汝舜墳起處象耕播流血鬼車九
頭凶稚晦垂翅商羊一脚跛海蜃幻無能爲有錫汝桃虫
變小還成大林鶴爲子門報客稚晦魏猿作婢竈爨火
類爲雌雄元一身錫汝狙賦朝暮均七顆精衛海深獨
可塡稚晦楚魂秦强猶未鎖鵩搏羊角無夭閼錫汝鴟嚇
鵜雛何鄙瑣老夫不過物之一稚晦何妨世人牛馬我
錫汝夫不鳥名

同學諸生拈農巖集述懷詩韻共賦余亦作戲語次之

小知昧大知拘儒笑眞儒由來凡與聖相去燕隔吳可憐乾川子大言謾於于雄心類驥伏壯懷慕鵬圖欲將淸河膠療得擧世愚須知能事畢民風返居居

雪後得月 甲午

昨日望日天雨雪天氣凝陰月不出今宵雪霽月滿天使我忘病欲步雪攝衣開戶立四望月華著雪無分別愧無美酒答良辰且爲浩歌歌激越世人每恨月與花花不常開月有缺若使花月眞長在人情却

不貴花月

次東山相公韻却呈戊戌代作東山尹相趾完號

毅然東山相韓富是伯仲心豈招麾動身任社稷重
吾儕眞小人區區較禍福並世猶云幸同年誼更篤
者社與台座漫慚狗尾續

別朱楧還北

富別愁在顏貧別愁在骨況在喪威中復作千里別
喪威貧不啻千里地踔越昔我全盛時方君彊壯日
京洛功名會謂可馳逐決去來天南北猶如臂伸屈
吾家桑海變君復驚白髮乍來爲一慟後期莽難必

君今猥視我官北可相謁君言亦戲耳此事豈須度
丈夫桑弧志終當窮朔漠他時白山下一笑心所愜
正好飭弓刀短衣從君獵

洪仲經濟獻挽五首 辛丑

我始得君仁老叔謂君作論追老蘇譬如大厦初營
構未施居楔與侏儒卽今營構能完否玉樓先成帝
催呼

子固拉我呼君交聞疑天僊見却君間出陋稿要相
評羞甚鍾會遥擲文君言小篇工可誦大篇知君不
欲言

李叔度眼明如鏡鏡中君容西子美去年秋逢李叔語忽把吾與君較比齊名李杜吾安敢意者此言其戲耳

君文我昧理不然苦索終慳俗眸剜石坼兩間流水黑人言其下老龍蟠一爾自足知全曷生死均將乂壓看

西河之子未聞才才耶不特其明喪疇昔我弔君之殯夫子超然已投杖固識達者無情死吾儕小人妄惻愴

除夕諸兄會飲歷次東坡簡齋劒南牧齋守歲

韻余亦以古體效嚬三首

酌酒勸君君莫違此歲眞餘一髮微村鷄旣唱鐘聲動斷送此歲難撥歸今我不樂何嗟及讙呼直到晨星稀且將詩句慰牢落不成酒數金谷依

日月逐逐相代更我年三十已頭平三十爲長二十少少長截然分今明有弟兄啼理之常屠蘇後飮吾何驚秪是成就陳人去大懼無面恭園生

玆世人無如我閑詩腸不役酒戶闊君來以酒且以詩彊我翺翔厠其間君方醉呼筆翻瀾我猶乾吟肩聳山乾吟醉呼莫漫過金烏已窺温源灣

次敬大戩浩元朝志感詩韻癸卯

憶在幼少時蓬蓬壯氣溢發擬議歆前脩馳騁建奇節中歲始夢醒向來殆弱喪今古殊便宜才具貴審量回首人間世失脚風和浪時運豈衰殺天定終蒼漠如將枘內鑿無幸夘投石以玆甘蠖屈等閑抛駟隙昨夜葭灰動乾坤春又生叔季難唐虞陰沍還淑明默推理錯舛坐歎涕流落契心乃經傳棲迹須林麓優游且卒歲南面誰易樂寧以己從容俯就人齷齪窮通自造命蟲鼠聽斟酌

海印寺走筆次孤雲韻甲辰

道體無言自融釋筌蹄何事經文譯縱能譯得恒沙多不是精微是粗迹

詠畫三首

溪山茅屋靜盤礴碩人寬林柯濃春意紅綠集虛欄遥望山外村隱見杏花端此處難形容乾坤和一團

樹陰濃欲滴小齋凉籟中生理琴書足歌管山鳥工先生嗒然坐道氣凝玲瓏柳外閑飛鷺忘情爾我同

幽人曳履出興發不可杜仍携匣裏音欲向松下鼓隔林看鶴立悠然忘拂柱琴意此間是成虧焉復取

頭流歌次李詹韻

壯哉頭流山巔作天柱根地盤泰華嵩衡讓其大造化設爲南服關天王之峰最突起香火千年聖母祀利劒斫額神匪不死怒氣如山壓海水山上草木拳不長山外雲霧四時漲我來正値天開霽羣山極望堆塊壤日月若從傍側行半夜起聽金鷄聲遂欲羽化登僊去帝庭玉珮璆璆鳴

次際卿述懷韻五首

道得周孔顯學至洛閩微千秋百家馳一極衆聖歸譬如雍楊貢均爲達冀畿天生物則全年幼志氣飛寂寞乾坤曠浮沉日月輝戚戚今奈何回頭四十非

莊馬眞可見韓蘇亦張軍楂橘齊酸味龍虎各炳文
餘子競月露遺業空煙雲百怪中原亂千年左海氛
啁啾何等語臭腐不堪聞落落平生期曇鉢壓泉芬
揖讓勛華遠干戈叔季宜靑紫分外榮漁釣夢中期
鷦明空視藪麒麟不受羈望望如將浼役役何所爲
無名方聖人自由是男兒猶欲學僊方不死試閱時
野人畎畝憂朝廷日月高朋黨誰名號元凱怨虞陶
楚越生肝膽霜露變貶褒騫騰氣干虹零落血漬刀
步步眞趨死營營胡自勞不敢輕放舟極天是風濤
異術延年妄長技養痾工摧殘憐病鶴索莫伴蟄虫

天理昧裁覆人生莽窮通固知形委蛻其如意惙忡未遇和扁診難奏藥石功習靜還爾力時喚主人公

古意

楚天雲雨迷春蝶翠鬖紅霏籠曉臺皇英二姊弄玉妹僊侶匝成花陣回神女蛾眉淡遠黛瓊珮響月羞徘徊細香飄雨海棠醉輕枝抱月梅花開最愛春葱映玉環一枚僊丹侑壽杯依俙夢界難重媒但見寒桂纖光頹

守申歌次際卿韻

佛氏證滅惟見苦莊周外生差近道世人執留形色

身以少爲欣老爲惱宇宙開來幾運會彭祖殤子俱如掃貴賤榮枯亦如此畢竟文豖等獘褻堯股無胈禹胼胝孔孟皇皇道路老此皆勞神以爲人一息未亡百憂抱申徒憤世督光讓屈原澤畔形枯槁各具不鈍啖名齒舉身殉之若杵擣獘獘孰與于于安有樂不及無憂好可笑荆山泣玉人三刖何足博一實世莫我知斯已矣至人不食而衣草抱甕丈人荷蕢者姓名千載亦無考不管守申不守申且飲百杯徑醉倒明年我年果幾何仰首問天天浩浩

題美人圖二 乙巳

如何是畫中景新莎半岸細如霧芳樹千枝濃欲花
如何是景中人纖腰裊裊蓮生步美貌盈盈月助輝
如何是人中意綠蕉闊展依微詠斑管輕撩黯淡思
如何是意中詩春色一年駒隙駛良人萬里鴈書稀
美人折花看惜春也惜春而折花豈不轉傷春是顧
未知惜春法何如放在枝頭看

思古人行次華谷韻

我思古人古人不見我心傷退之有郊歐有俞詩文
錯采方成章對峙並立天地間揮斥八荒蹈大方我
爲龍兮爾爲雲雲龍上下同翺翔四子已去斯道廢

孤鳴間發陰無陽夫子勃興千載下獨雄骨氣刊色香歌行步趣李供奉律詩浸淫杜草堂郊也枯槁俞也淡使躡夫子渠皇皇庖羲已遠何龍馬簫韶未成空鳳凰商頌聲振天爲裂白氣奕奕騰夜光東谿居士古愚公片帆孤檣駕層洋韓海歐潮不見端勸公無渡公愈狂火旺山下遇夫子被髮短節方徜徉夫子之詩得我文謂於斯道月幾望火旺爲筆海爲硯高吟大呼東皇傍東皇瑟縮不敢叱山靈水伯紛惝恇區區離合何須論相期地久與天長折楊皇荂嗑然笑世間兒曹是非荒

偪塞行次華谷韻仍遺青色花牋

偪塞何偪塞天威壓吾頭地側足槃辟躑躅何所放氣鬱成虹燭天白去歲一嘯頭流巓直欲跨海驂翔鶴邂逅忽逢南昌僊遊戲方爲夏山客手探驪珠贈我佩何以報之彩牋綠李白昔剪天爲紙千篇詩寫下秋讀餘者流落爲我有一半餉君君應噱各自寫盡偪塞行仰視尚多蒼蒼色

走次金僉知韻 丁未

春水欲生灘響厲夕飈初起雪花斜神僊界裏風流案南極星官解唱歌

申進士季直李進士汝淨弁巒來訪酒席呼韻

花明柳暗艷陽天縹緲樓臺綠水邊鶯燕學成新唱曲峩洋寫出舊彈絃上淸無爾紅裙飲東國歸公墨綏僊金谷罰詩還惹事苦吟何必强完篇

與趙華谷諸詞伯登望僊樓呼韻 庚戌

醉後狂吟綺席前不須搔首問靑天樓高夏受千林籟邑富昏浮萬井煙造次却成眞率會於焉誰待杏泝僊西原他日修輿誌也復編將此事傳

望僊樓與任伯新兄弟賞月次族姪汝範韻

暝煙生遠野杯酒占高樓衮衮完花事看看近麥秋

山多明月逗河靜淡雲流未遽催歸寢明朝思轉悠

第二疊賦挹清堂

西原好眉目南岸小樓清高起空中閣平臨畫裏城
孤煙橫野氣疎雨動溪聲柳外長橋偃游人竟日行

登上黨山城

城郭高圍上黨巔直教兵出若從天孤僧鍾磬殘花
外元帥營壇亂石前漠漠江流通白馬深深山氣見
青川如今湖路荒憂大極目村閭數夕煙

望僊樓歌次華谷韻

僊人高居睥睨天下界設樓名望僊金支翠旂何杳

杳過鶴飛舄日翩翩簾旌遥拂沆瀣表雲氣常接蓬萊巔洞賓三過我千廻登臨一身同枝騈華谷道人平地僊朝遊凝川暮鵲川鬢髮如霜膚如雪紺瞳丹頬清且妍多生未消綺語業每運奇思探重玄忽隨令威化鶴飛亭亭華表南橋邊城郭不改人情非徘徊一喉詩一篇望僊樓上笳簫咽醉後豪興如湧泉主人南昌僊骨靈座客崔灝詩聲偏高踞大唱在其間道氣畱動陸生蓮蚓竅蠅鳴彼何人掐擢一夕已皓顛安得屈注銀河派盪洗爾胸俗病痊道人飛去月空白酒醒人世驚千年俗子不知僊難遇依舊日

望飇輪旋

再疊

我欲學僊飛昇天天高九萬何能僊朅來望僊樓上居連蜷或見僊之翩渺茲雲軿瀛海外虛無玉珮蓬山巔華谷老人頭如雪早了此生爲贅駢延之强充僊人待僊尉仍是葛稚川瑟者湘妃簫弄玉醜妓亦替僊娥妍麻姑搔不怕爪鳥雲英媒豈擣霜玄華谷再來同遼鶴巧事樓在華表邊蟠桃一會三千年借問僊詩有幾篇華谷脫帽三杯後聲如裂石思如泉極知僊凡不相配此着吾輩輸未偏欲索對手傾僊

班差强人意李靑蓮諸客苦吟蠅附驥混稱散僊何
其顛華谷作詩有僊氣縱不御風頭風痊我與華谷
相約東此樓此會須年年眞僊欲招招不得豈如華
谷來去旋

元日六章和成子擎天柱辛亥

揭彼璇樞柄于攝提律叶太簇日躔娵訾是謂三元
泰運啓玆
陽蟄九地輪囷憤盈坱軋時升劃奪陰冥朔朝淸明
厥符寔靈
格于崇樹皇穡雲色大人日祥是豐稼穡是安是阜

有莫環域
粲爾裳服靜爾斝爵以御祖考爰暨賓客賓曰祝爾
壽考康樂
氷壯于風凝而堅而陽休旣暢融之化之懲累之釋
覩此寒澌
草萎木隕憀慄霜雪玄機潛盪絪縕奮發善端之擴
覩此萌蘖

羅億齡江墅八詠 辛亥

幽人無所營高卧冬春度朝起捲簾看前山花似霧
右鳳頭春花

素封千頃波天餉風煙足簇簇江中帆如來受管束

右龜尾曉帆

蒼鷹厲雙翮皓雪靜千山直驅殺氣去贏帶笑容還

右雪峰放鷹

毛鬣紛皇雜性情看踶摩華歸方爾分磊落竟如何

右草坪牧馬

峰遠在何許雲空無實相攬之爲我有是妄還非妄

右遠岫朝雲

夾江南北村食力生涯儉每歲豐歉符炊煙多少點

右孤村暮煙

昔領貔貅隊今尸鷗鷺盟濩落孫吳略看排鴈陣成

右圓沙宿鴈

細雨淸江灣橫竿立釣叟得魚爾幾何斗酒吾謀婦

右曲灣釣叟

挽趙盛叔母二首 癸丑

我母壽七十我父五十八而君哭君母君年乃七十

悲君我豈敢自悲淚成血

子貧無甘旨文章以爲壽壽生止百歲壽死千歲久

甘旨人人有誰使親不朽

東谿集卷之十二 終

東谿集附錄

小傳

君姓趙名龜命字錫汝又字寶汝號東谿豐壤人高麗侍中孟之後右議政孝憲公相愚孫司䆃寺僉正泰壽子也君以癸酉十二月二十九日生生七歲自通文義十三赴禮圍對大策下筆立就數千言觀者堵立嘖舌稱之以瑞物也辛卯中生員壬寅　當宁以世弟入太學士林咸推君爲將命生極選也是年除永禧殿參奉不就乙卯以童蒙敎官用大臣薦陞司畜署別提遷工曹佐郎　除泰仁縣監不赴其後

大臣又言於 上除開寧縣監亦不赴而前後三入翊衛司爲侍直翊衛或就或不就蓋君以親意始雖爲公車業然非其志也君有貞疾平居多杜門不接人事日夜究心爲古文辭浸淫涵蓄盖三十餘年而其文益大肆妙悟玄解務發已見不規規於古人繩墨之内君自言得之南華經者爲多而以蘇長公爲歸云君始有意性理之學旣而歎曰亦知作聖有術顧文字癖好難忘也旣又泛濫於老佛二家之說於一切世故泊然若無所累其心然其言議平正温厚必根於倫理居家篤於孝友事丘嫂如母終身不異

居曰吾幼而養於親壯而養於嫂老則養於姪可也晩而就仕蓋亦爲嫂屈也君爲人淸瑩如氷玉長益瀟灑幽靚類不食煙火者卽之體不勝衣溫溫若不能言然叩其中則浩浩有不可窮者嘗自著畫像贊曰友而德重七八分知我也兄而稚晦五六分知我也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也稚晦者其從祖兄顯命也顯命待之以師友嘗言吾雖擧世非之得錫汝一言之可足矣君無子而顯命則有六子君諷之曰乾卦六陽變三爲履可乎未幾君將死顯命許以其第三子子之而名之曰載履字子三用君乾卦之說

也君以丁巳九月二十七日終葬廣州淸溪山癸坐之原有側出一男三女云

再從兄輸忠竭誠奮武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觀象監事豐原府院君顯命述

趙士心傳

君名啓命字士心自號南谷豐壤人君幼時頗輕躁嘗見其姊兄沈厚浚謹厚則自省務鎭重儼然若巨人父母以一子晩生愛不加課督而君能自知勤學飭躬年十八九讀近思錄慨然有志于爲己見識操履日益就純實嘗在滎川子舍讀韓柳文悟古作者規範作數篇文示東谿錫汝錫汝評曰醇厚有遠韻非吾輩所及也自是欲肆力問學與詞章而不幸未及就而夭豈非命歟君資質醇潔操心平坦居家行誼尤純篤撫孤甥若己子家雖甚貧嘗見千金資爲

人所侵奪而棄之無芥滯意且於一切世利尤澹如雖黽勉應舉非其志也及其病且死謂其從兄錫甫曰吾則已病矣兄何不廢舉也其死後錫汝哭以文慟惜之又欲爲行狀以發揮其文行而錫汝死未果焉有文稿數卷其末年所著述尤爲錫汝所推許而君歾而盡失秖有弱冠時五六篇而已嗚呼惜哉君以戊子七月十七日生中乙卯生員丁巳五月三十日歾郡守星壽子也

十七兄歸鹿山人 述

送瘧鬼文 代作

維年月日某命家人某焚香一炷酹酒一觴送汝瘧鬼于北山之下曰瘧豈人祟有鬼陰主昌黎作詩斥譴不宥蔚遲刀殺赤髮之豎非出野諺可質在古然則豈其不祥之氣往來紛拏潛聚陰結爲物爲魘竊弄神權作此人害邪吾必知汝爲小人之鬼也夫小人之死其鬼尚在生積愆尤沒復誰愛冥司不受天神呵退逃形投迹匿藪晻曖恚恚躑躅處處靡耐懷物相忮遑其怨懟或伺時候之乖或乘飲食之失入

人腸胃潛自爲孽非水而寒非火而熱體始生菓喉旋病渴俄頃冬夏須臾裘葛天序人氣汝鑠汝奪相攻一塲忽然霽開謂汝已去如期復來婦人孺子汝情莫識競求閭閻奇符怪祝巫呪塡門桃茢盈屋窮方極計期汝必逐汝必反怒愈乂愈激逗遛在傍靡日靡息然天地神祗昭布森列無僻不攻無邪不黜爲人之害者必行陰戮是以魍魎魑魅咸逃林澤畏人縮頸患禍不作矧今人和時淸癘役不行無有疾病戕殺衆生敢汝邪孽來侵我爲嗟夫我貌爾瘦我筋爾疲形骸精神悴悴澌澌少猶難適況復我衰我

不汝憐汝胡我隨良醫袖手瞑眩非珍我雖位卑名亦王臣非汝小鬼所可欺凌我旣汝憎汝無我憑言有不聽我必告帝降天冥罰誅汝勿貰汝休彷徨速宜永逝

僊飛花辨

僊飛花在順興府浮石寺祖庵南廡下凡三株其皮似柰其葉似杻其花黃而似葵高與廡際圍如大指寺僧傳義相法師所植師植而謂其徒曰此樹死吾乃死今累百年尚能與時開落師亦必不死且其立廡下雨露之所不圍霜雪之所不摧而能春榮而秋

悴與衆木同其候是爲神也閱歲且凡幾何而無所加長無所加老尤其怪也好奇之流且傳且信今不可破嗟夫此豈然哉義相之生今幾百年而其身之尚在乎以爲佛無死古者當不有佛骨以謂佛有死彼義相獨何能不死自古悟禪者無限而吾且未聞其享年累百又視而無化也苟如此即所謂呴噓呼吸服藥而引氣有意於生者也夫佛貴無心而其肯有意於生乎假令其不死遺樹而傳後欲使世人爭神其事則是又有意於爲神爾肯以其無心之道曲爲此有心之事至一而至再乎其必非義相之所爲

也雨露霜雪陰陽之流氣而二氣之流蓋從地而生
則是樹也雖上不覩雨露之所澤霜雪之所剥下根
於地得是氣而相因宜無衍候而適時不榮而不悴
且況斜雨濺雪亦簷廡之所及耶吾旣見此樹固疑
其說而曁游白雲洞得小叢樹其皮葉亦似柰杻叢
幹似飛花召里人問之對曰樹不知何人所種而種
此亦累年不加長不加老蓋木有此類也而愚僧誕
釋篤信而深惑崇張其說而不知辨也怪奇之事雖
多於世然猶有古書可考也圖符可憑也此又非佛
乘之所載寺史之所書則孰從而信之地氣之上升

也可以遂木之性簷溜之旁濺也可以膏木之華不加長不加老又有其類則旣其理皆不足神而法師乃爲此不神無益之事以惑後世哉

上侍直兄書

夫爲文而務爲異於人者何爲也豈其發之言者雖異於人而心之所取不與人異也歟抑無乃取之心者固異於人故言之所發亦與人異也歟是誠何取而樂爲之也古之聖人作爲文章將以載吾道者而吾聞道是而已未聞爲異也若以爲道誠有異於人者而故爲此耶道之所存莫如孔子而傳曰子不語

怪力亂神然則聖人之道亦語常而不語怪其作春
秋雖有辭隱而旨微不同於衆人者此特世之庸人
不及而反駭之指以爲異也孔子豈嘗自求爲異也
夫好異者學不能出乎正言不能中乎經而務爲新
奇以求高於人爾學能出乎正言能中乎經吾不求
高於人而人自尊吾之道何必務爲新奇然後始爲
之高也唐之文術冣盛於前代而獨韓氏高於諸子
然試吾取而觀之何嘗有詖辭詭辯以惑人者耶且
其務爲人之所不爲故常患艱難而不豐澁苦而不
利雖其爲之者亦豈不戞戞而難乎哉某自幼少時

從長者之側已聞吾宗有某爲文章其文不但稱於宗族朋友傳之不但傳於朋友一世之人未有不聞其名者某時則雖心慕之而猶不知從而學之也及其長也思以接其議論覩其文章以窺其蓄積之萬一而既懼吾之所存無以辨別其是非且值吾兄在嶺外無以自致其志及吾兄西還而某之文亦若有長則於是進取其文退而讀之竊不能無惑於心者輒復就而質之則曰吾好異而然夫以吾兄之賢學豈不能出乎正言豈不能中乎經而反爲此務爲新奇以求高於人者邪吾兄雖極務爲新奇安知不有

不務爲新奇者竊笑其淺哉且夫爲文章者豈徒爾也盖欲傳斯道於來世耳今不由其道但求爲異其何足爲來者法乎舍幽險之徑就中正之路行孔子之道而爲韓氏之文何有不可必曰吾有新奇而異於人者然後乃可合於文章之軌則耶若夫吾不求異於人而人謂之異吾不求高於人而人謂之高是人自異我也人自高我也於我何有哉吾兄亦曰吾好異而然自知明矣古人有云知過而不改猶忌醫而護疾吾兄之賢而豈爲是歟

識兩兄墓文

庚戌臘啓命寓居維楊之甑峰下峰之左松栢蒼然其下高三尺者即余高祖考承吉公墓也丙申啓命拜于墓覩其左坎而卯有短岡南迤岡之左暈隆而成盤盤之上有雙堆之童塚焉睨守墓者曰誰氏應曰某殤某殤是則爲吾兩兄而乂不過此盖已忘其所藏也嗚呼其封者信頹矣隧者信夷矣今年之寒食母氏謂吾奴自山還告汝兩兄墓崩汝其修之吾時承諾而旋以母氏之癠乂甑憂爍未克修爾然謂以母氏之癠不乂當復憂爍有時可弭而是終可修也孰意母氏遽棄孤頑然危喘走此荒山之側得其

所謂崩者而掩泣自傷乎吾旣來此其勢便於修治吾不日可舉也然其修與不修使吾母氏不復知之此尤所慟也嗚呼自兩兒爲吾父母子而死父母更無他子唯有沈女兒一人而已戊子舉啓命父母傷之曰是適欺我而去者吾何以子視焉余不肖幸免於殤則父母又憐之曰子然也於兩兒未嘗舍恩也然當是時吾猶父母女兒在而可以仰覆旁庇殊不自知其子然及余年二十一女兒沒其死今兩年父母又皆亡今則吾眞子然也且吾自憐吾也其彌有傷於以吾一氣之與而埋於兹原者嗚呼兩兒之夭

一紀有餘矣其十爪不毀而爲土乎其九魂不泯而爲風乎其無烱烱而知者乎昭昭而感者乎何吾之顛危荼毒而不相憫也乎兄之生或戊寅或辛巳皆至丁亥相殘於一旬之内父母尤悼甚殆乎生無歡心嗚呼以吾親之俱康强少疾不克享稀耋其憾於斯耶父母在時談兩兄事猶昨日今欲記兩兄生死日無可憑訊招老婢問老婢又不詳對眞可悲夫

南谷稿終

趙九鎮傳

九鎮豐壤人字汝重自號聽凉軒余叔兄豐陵公諱文命冢孫第四侄載浩殤子也九鎮生而有異姿頎骨壁立目視神俊眉廣幾寸餘長益偉奕秀朗見者莫不稱奇天性孝友若父母有病輒憂煎不能寐愛諸妹不忍須臾離胸懷又夷曠能汎愛容衆而內辨其賢不肖自幼澹潔無嗜慾雖文房玩好亦不留心焉七歲始受學文理驟進往往有驚人語性又好觀書手未嘗釋卷至如左氏春秋朱子綱目祝氏事文之書尤其所貫穿長者多資問與群兒同讀能傍識

各人書其聰博强記多類此心識靈明事多不習而能凡百家方術雜數之類一見卽會其大意又善畫山水花草多可觀而皆不屑爲焉十二三時能著古詩文不搆思下筆卽成而多中作者規矱蓋其天才然也東谿錫汝評其文曰典而圓體正而氣大及其死從叔父后溪公見其詩曰才竅早穿天機太泄槎川李一源亦曰亹亹乎大雅源流其遺帖可徵也九鎭以癸卯正月六日生十四而得奇疾翌年十二月十六日死年僅十五冠而未娶聞者皆失聲嗟悼焉是年夏士心歾至其秋錫汝逝又其冬九鎭夭士心

九鎮皆從錫汝攻文辭而盖其生也錫汝生十五年而士心生士心生十五年而九鎮生其死則皆間四月而在一歲其終始亦似有不偶然者吾宗一門之運於是乎衰矣嗚呼惜哉

季祖歸鹿山人 述

聽凉軒遺珠帖跋

吾家素門自我伯氏無祿早世未盛而衰已兆矣今方異榮盛而衰反甚何哉其衰也非門戶衣冠之替落也謂美材異質之不能儲於家而無以擬其後也哀我三良一歲併命他日將何賴焉雖然如竈者年

猶過於顏子而不朽之業粗立猶不死也啓則勅行修辭之日猶長其最短而尤可惜者唯此子也嗚呼此子瑞物天之生之非偶然也而觚墨甫弄倏焉攝還天曷故耶抑以其才竅早穿天機太泄不欲文章光怪之文耀濁世耶伊父之言曰吾爲十五年蜃樓所幻弄其辭不迫其旨甚悲嗚呼其出之難如優鉢花之三千歲而石火之頃不盈一瞬再現之期又不如海樓之天淸可待若何以禁浩之山哀滮思乎然而十五年中殘唾餘瀋尚霏亹絢爛於家箱者不啻過鳳一毛豹一斑而反勝於彩構之一散無痕則爲

其父者其安忍漫棄而不收藏耶渠雖無年此帖可壽是則曇花旋現蜃樓每覩此猶可以寬勝猿之腸耶雖晦以蜃樓之言爲達觀誠知其姪也余觀世之爲才殤者多鏤初學之文廣於人而或冀不朽爲識者之笑浩則不然有至寶而不衒之肆寂寥寄一帖中盖欲矯俗然珠玉光氣豈箱簏之所能掩乎

從曾祖后溪翁　跋

聽凉軒稿附

桃林侯特犨傳

昔神農氏生子頭類厥考大眼而闊瞠將封於特太史占之得大畜之革曰有濕其耳有濈其角既肥且碩復厥先業吉遂封之特其子孫因氏焉傳數世至騂佐周封勸農使甚稱職有功武王使遷其族於桃林而使世祿焉犨其後也性堅勁而多力躬耕山野天子聞其名使聘以安車既見奇之曰昔黃帝得力牧而平蚩尤卿可謂朕之力牧矣犨說以上古井田之術上大悅拜大司農桃林侯後以闢土之功遷奉

車都尉得出入禁闥甚得幸上有時往籍田而非犨
不往時有馬將軍者見犨以山林匹夫一見得寵位
居其上心甚不平適上幸上林二人皆從馬將軍勃
然謂犨曰請與子論功可乎曰可曰吾被堅執銳辛
苦於城池之間伐鼓而進鳴金而退斬將搴旗功高
而位猶卑而今君特山林之一閒士耳無寸功而食
祿千鍾官至封侯何也犨曰不然夫民者國之本也
耕者食之本也昔君思赫胥氏之太平而欲使天下
之民務農而使吾任后稷之職吾陳稼穡之艱難使
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民既富且安矣當此之時屬

之子乎屬之我乎焉將軍默然遂有隙上使犨避之往就桃林後上幸上林命駕犨年老不能任使上歎曰桃林侯老不稱職失朕之良佐矣甚不悅遂免官使太宰申屠氏囿人金太阿扶以出之解其支而分其族使各賜姓曰皮氏毛氏肉氏肉氏卽犨也金太阿言于上曰夫桃林侯邦國之大臣也一朝無罪見棄不亦惜哉時上意少解乃使左遷鹽運使犨泣訴曰犨炎帝之後也炎帝以火紀官請爲火正乃遷火正尋拜石城太守主三十六城後以讒囚之靈臺之上胃田之獄遂死於非其罪無嗣國遂除後上思其

功使其族人嗣其後焉
太史公曰特氏巨族也自周武王時屢建奇功而田單因其怒以伐燕丙吉問其喘以遂名宜有聞於世而不顯後果有特犨者建不世之功而見罪於時君卒以死於獄亦非其罪志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讒其特犨之謂乎

山木說

木之爲名有松栢有梗楠有杞柳有楓梓檀穀梧桐其爲狀則有直者有曲者有文者有無文者美而可爲材者大者小者空其中者不一其狀而不能盡

記矣其爲用則或以爲薪或爲舟楫或爲棺槨或爲
柱爲樑爲耒耜爲器皿不一其用而亦不能盡記矣
嗚呼其始生也雨露以潤之及其長也斲而爲材則
可謂木之幸而其或生於窮山深谷而不遇匠師之
斲者或遇匠師而不見斲者亦多矣然則生窮山深
谷不遇匠師或遇匠師而不見斲者不亦惜哉

書案銘

厥足奚四象四時厥形奚方象后土文人親爾武夫
疏爾天下尚文爾之幸也天下尚武爾之不幸也然
則吾欲使爾幸而無使爾不幸也

詩

老驥篇

老驥伏櫪上羞與駑駘伍時時向天鳴似愁復似訴昔為將軍駒今無伯樂顧逸氣反跼蹐難復歷西極欲動轉欹側騰驤更可望見人聊慘惔此馬使吾傷形容雖憔悴其志猶千里

落花

庭前有杏樹初發自光輝忽見微風裏眞如亂雪霏杏隨驟雨沒影逐落霞飛莫惜芳菲盡明年春復歸

聽涼軒稿 終

南谷聽凉軒兩稿附錄跋

此啓命與九鎭之零金片羽耶嗚呼何其少也啓命之文章已見古人之大處九鎭之才殆近靈悟盖皆稀有之物必傳之文也獨其得年甚少修辭日短未成其富有之志業豈不惜哉見今十一之存者雖不恐其斷爛埋沒而决不可湊補成集作家傳之文獻也今幸東谿錫汝之大文字方印布余於是知此文之有所附也况二子者皆嘗與於錫汝之玄者則今入一集其[illegible]之不朽亦可以助元集之光輝也掌是役者如即收二人之零金片羽附之篇末則至寶之散

得以歸泊將滅之名賴而流傳猶可慰一家悼惜之

心耶悲夫

辛酉八月之初吉



